



上海一夜

1月31日这晚,只是上海一年365个夜晚中极为普通的一晚。但这座不夜城依然以一场艺术的交响,向我们展示了其文化生态的蓬勃与多元。法语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悲怆浪漫、指挥家乔安·法莱塔的现代节拍、京剧《吝啬鬼》的东方诙谐,如同

三颗来自不同星系的星辰,在同一片夜空下辉映申城。

这并非偶然的相遇。在同一时刻,申城大小剧场必然还上演着更多我们未能尽录的精彩。而这精选的三场,恰如三个棱镜,折射出上海演艺市场的光谱之广:它既拥抱

世界经典,也追逐前沿新声;既向传统致敬,亦不惧大胆再造。上海正在成为一块独特的文化试金石——好的剧目、新的创意,似乎都要来这个文化码头接受观众的检验、市场的淬炼,才能确认自己的成色。

这种丰富性本身,就是城市文化自信的

生动注脚。当观众可以在一周,甚至一晚之间,穿梭于截然不同的美学时空,选择的自由背后,是一座城市对多元文化的容纳力,更是成熟市场给予创作与欣赏双方的馈赠。

本期我们聚焦这三场演出,不仅在于评析作品本身,更希望借此观察上海作为演艺码头不断演化的文化地形图。在这里,每一种声音都能找到知音,每一次创新都可能激起回响。这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。

——编者

京剧里的“吝啬鬼”

——笑声中,照见谁的孤独

◆ 程姣姣

岁末年初的剧场,显得格外热闹。在今年的小剧场戏曲节中,以戏曲搬演西方名剧之作依然占据重要一席。其中既有对人性深度开掘的经典重构,也有专注于情感内核的细腻抒写。北京京剧院带来的《吝啬鬼》不故作深沉,也不耽于哀怨,在轻松诙谐中,举重若轻地以喜剧姿态,在观众的笑声中悄然铺开一幅关于孤独与执念的当代图景。

戏是聪明的。它将400年前莫里哀笔下那个嗜钱如命的阿巴贡,“译”成了中国古代的贡老爷。故事骨架大抵还在:对儿子放债,与子争婚,丢钱匣,上公堂……满台是算计,处处是荒唐。可你若以为这只是一场跨文化的对译技巧炫耀,或是对吝啬鬼的简单嘲弄,那便小看了它。热闹滑稽的糖衣下面,包裹的是一颗关于现代人孤独与执念的果子,需要你笑着咬开,才能尝到里头那一丝复杂的滋味。

戏的妙处,在于大胆起用丑行挑梁。传统京剧中,丑角多为烘托,少挑大梁。而这次,“贡老爷”不仅唱念做舞俱全,更在嬉笑怒骂间,透出几分令人心软的苍凉。你看他,因多点一盏灯就嚷“节能”,一听观众“要退票”又慌忙改口“启光”;宴客一场,满台伙计手舞足蹈,欢天喜地“报”着山珍海味,他平地一声雷:“浪费!换豆腐!”瞬间冻结了所有欢腾。这些细节,让“吝啬”二字活了起来,可笑,却也隐隐透着一丝叫人说不上来的局促。

更有趣的,是剧中“金钱人”的设定。当贡老爷抱着那个金灿灿的真人扮演的“金钱”,踏着圆舞曲的节拍旋转,哼唱着“金子啊金子,你比亲人还亲”时,滑稽吗?当然!若仔细看,那搂抱的姿态里,竟有一份奇异的依赖与温柔。他抱着的仿佛不是钱,而是一个虚无的、却唯一不会背叛的“伴儿”。

然而,真正的戏眼落在最后。当钱匣被没收,一切成空,贡老爷那段长长的唱腔,如剥开洋葱般,一层层袒露出他吝啬的根源:

“心肝匣儿被没收,一生一世苦劳作,竹篮打水付东流,人情冷暖薄如纸,唯有和你情义厚……养大的儿女无依傍,只有你陪我到白头。你一走,我们恐难再聚首,只留下我这孤孤单单凄凄惨惨孤孤单单一老头儿……金啊金啊,你放慢脚步慢慢走,我与你生同穴死同丘。”

至此,讽刺忽然有了温度。观众恍然大悟:他的吝啬,并非天性贪婪,而是人到晚景,将金钱错认为最后的“情感替代”。儿女疏离,人情淡薄,唯有这冰冷的金属,给了他一种可掌控的、不离不弃的“安全感”。这哪里是在批判一个守财奴?分明是照见了现代社会中,那些将情感寄托于物质、因害怕失去而紧紧攥住的老年人。

莫里哀的原著,是凌厉的讽刺,鞭挞得酣畅淋漓。而这出京剧的改编,却在讽



刺的底色上,晕染了一层基于中国伦常的“理解之同情”。这恰是跨文化改编的高明之处:它不再是对文本的翻译,而是对人性共情的捕捉与当代转译。京剧,尤其是其喜剧的功夫,为此提供了绝佳的容器。丑角表演在夸张与克制之间的微妙分寸,唱念做打那丰富无比的表达语汇,让“既可讽,又可悯”这种复杂态度的呈现,成为可能。它提示我们,移植外来经典,形似不如神遇,关键在于找到那跨越文化与时空的人性交汇点,再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,将它活生生地“长”在当下的舞台上。

当帷幕落下,带走的不仅是短暂的欢乐,还有那落在心湖上的一圈涟漪。关于孤独,关于依赖,关于我们每个人心中,那块渴望被填满的角落。这或许正是京剧《吝啬鬼》留给观众珍贵的东西:在笑声中照见自己,在讽刺里获得释然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

风雨交加之日,去文化广场看法语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。去年12月底,抢到了《悲惨世界》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上海大剧院演出的票子。音乐盛会将平常的日子打扮得光彩夺目,因为你的内心有了美妙的期盼。

在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中,饰演神父弗罗洛的丹尼尔·拉沃伊,1998年该剧首演时,就是他扮演的神父。能够看到今年77岁的音乐剧首版神父的表演,是上海观众的幸运。

雨果的这两部经典小说,我更喜欢《悲惨世界》。在视频上,经常看

音乐剧中几个角色演唱的唱段,冉·阿让的,马吕斯的,爱潘妮的,那些旋律耳熟能详。但是舞台,仍然震撼到你。《带他回家》——冉·阿让在一片寂静

之中,浑厚嗓音唱出的深情与期盼,沧桑与坚韧,穿透、响彻着整个剧院。剧院霎时如同宇宙,在接纳着人的声音、人的内心所释放的无限的深厚优美的情感。背景屏幕上的多媒体,打出了演员演唱时的头部影像。演员脸上细部的表情因为放大而更凸显了其感染力。

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舞台效果非凡。音乐、灯光、道具、色彩、舞蹈,一种顶流的配置与辉煌的和谐,使整个舞台燃烧起来,于观众具有魔术般的催情力与致幻力。旋律叩击人心,演员的唱段常常获得雷鸣般的掌声。年轻人还发出尖叫。“奇迹宫殿”,那些沸腾的“无证游民”的集体舞蹈,掺杂了高难度的杂技。而教堂高高的墙壁,成为与平面舞台对应的另一空间,这是一个二维的舞台,钢丝增加了演员空中表演的难度,也成就了舞台整体的创新。你突然明白,见证历史的圣母院与敲钟人卡西莫多,是作品真正的主角。伟大的雨果将每个人都做成了诗,也书写了每个人的孤独。卡西莫多拉着艾斯美拉达的手的首次交心,与最终卡西莫多的相伴而逝,两个场景,无法不使人流泪。

《大教堂时代》演出结束,演员们谢幕,唱的是这首开场时巴黎街头诗人所唱的歌。台下的观众会边鼓掌,边齐唱,唱的还是法语!舞台上下齐唱的时刻,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黑豹乐队“漆黑的爆破”全国巡演·上海站的演出,也是台上唱,台下也唱。

“找回青春的感觉。”请我看戏的朋友说。和她一样,第一次看黑豹乐队的舞台演出,就被迷住了。当时,傻傻地问旁边的一位年轻姑娘:“窦唯来吗?”她答:“主唱都换了几代人了,今天的主唱姓项。”窦唯的唱,空灵激越富有青春感。而今日黑豹的第11任主唱项亚蕻,浑厚硬朗男性气质显著。南方浙江人,唱出了浓烈的北方味道。“何时得到轻松和快乐,何时驱散身边的寂寞,靠近我,安慰我,理解我……”项亚蕻唱黑豹老歌《靠近我》,后排的一个小伙子也一起唱,唱得一字不差还全情投入。我与旁边的年轻姑娘同时回过头称赞他:“唱得好!嗓音真好!”有一位小伙子,冲到舞台边上,一只手伸向项亚蕻,握住演员的手。一只手举着手机拍摄两人的同频。几十秒的瞬间,全场笑翻。

最摩登的衣装,最愉悦的表情,最登对的情侣,最好看的姑娘,上海的舞台之下,也是迷人的。

家里的小朋友,去年也在文化广场看了法语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,她说,今年的演出,诗人、菲比斯、小百合,这三个演员是新的。“如果明年再演,你还要来看吗?”“看的!”她说——明白了,那是新年的一种仪式了。

从轻盈爵士到命运交响

——法莱塔申城首秀

◆ 茅亦铭

以低音提琴作为协奏曲的主角并不多见,而库谢维茨基的这部协奏曲则更是稀罕,但它却是一部极具深度的作品。上海

交响乐团低音提琴首席钱博文的独奏堪称是本场音乐会的灵魂时刻。作为独奏家,他不仅展示了低音提

琴的宏大音色,更通过细腻的处理,展现了这件乐器鲜为人知的抒情面。是贝斯,是低语,是海潮声,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声场里如同开启了一场冬夜吟游。

乔安·法莱塔在指挥这一篇章时,与乐团的配合恰到好处。她没有让独奏声部过度喧闹,而是巧妙地运用乐团的支撑,使得钱博文的每一次呼吸都被完美捕捉。这种指挥方式既体现了她对乐团的掌控力,也展示了她对独奏家的尊重,形成了独奏与管弦乐之间的完美对话。

作为晚期浪漫主义的巅峰之作,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五交响曲》充满了“命运”主题的纠缠和光明与黑暗的对抗。乔安·法莱塔在此乐章的指挥中展现了她的核心实力。她既保留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固有的激昂与热情,又通过她独有的视角,突出了作品中的悲怆与挣扎。第一乐章

中“命运”主题的严肃处理,第二乐章中抒情主题的细腻展开,直至最后一乐章的豪迈终结,法莱塔将这四个乐章的情绪层层推进,使观众仿佛经历了一次灵魂的洗礼。她对细节的把控(如弓弦接触的轻重、乐句呼吸的自然)让这部熟悉的作品焕发了新的生命力。

尤为值得肯定的是,乔安·法莱塔作为指挥,不仅在曲目选择上展现了高超的编排智慧,更在演绎上赋予了每一部作品独特的呼吸感。她的指挥风格以“细腻”和“极具感染力”著称。在这场音乐会上,她不仅是指挥,更像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。她通过音乐讲述了一个从美国的爵士乐场,到俄罗斯的情感深渊的故事。她对不同风格的把握游刃有余,既能驾驭美式音乐的热情,也能深刻演绎德奥浪漫主义的细腻情感。

本场音乐会是一场关于“命运与自由”的哲学对话。从伯恩斯坦的“自由”到柴可夫斯基的“命运”,再到低音提琴的深沉独白,乔安·法莱塔用她的指挥让这场演出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对于广大爱乐者而言,聆听到的不仅是一场听觉的盛宴,更是完成了一趟充满意义的心灵之旅,以全新面貌迎接马年新春的到来。



农历腊八节后的申城,新春气息愈加浓郁。乔安·法莱塔首度执棒上海交响乐团,带领现场爱乐者共赴一场精心策划的“新年音乐之旅”,将观众的情绪从美式爵士的轻盈活力,引导至德式浪漫的深沉抒情,最终在俄罗斯的浩瀚交响中达到了高潮。

本场音乐会以伯恩斯坦节奏感极强的《西区故事》交响舞曲开场,为整场演出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和律动感。这段音乐以其鲜明的爵士风格和戏剧性,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情。乔安·法莱塔在此乐章中展现了她对美式音乐的独到理解。她并没有将其简单地视为一段“热身”,而是强调了其中的悲怆与冲突。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在享受律动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这部作品背后深沉的情感张力,为接下来更为严肃的作品奠定了情感基调。